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二十八回 生離別隱語寄牽牛 昧天良貪心學扁鵲

話說長慶被打之後甚是著急，只得仍去央求葉茂林，同到華公府聘才書房負荊請罪，情願先送進來，分文不要。聘才見他小心陪禮，且說一錢不要，便甚得意，只道他一怒之後，使他愧悔送上門來，應了前日所說的話，便找了珊枝，請公子出來說了，華公子道：「為何不要身價呢？」聘才說：「他的意思恐怕孩子不懂規矩，二來如有錯處，公子厭了，他仍可以領了出去，所以他不敢領價。」公子點了點頭道：「這也使得，明日進來就是了。但既進了我的府，無論領價不領價，外面是不准陪酒唱戲的。」聘才道：「這個自然，長慶能有幾個腦袋，敢作這種事？」華公子又吩咐珊枝：「你對帳房說：每月給長慶二百銀子，叫他按月到府支領。」珊枝答應了，即同聘才出來，見了長慶，一一說明；聘才又作了許多情，長慶喜出望外，叩謝聘才而去。回來與琴言講了。琴言到此光景，自知不能不避。但今日之禍起蕭牆，子玉全然不知，明日進了華府，未卜何日相見，意欲就去別他一別，猶恐見面彼此傷心，耳目又多，諸多未便；欲寫信與他，方寸已亂，萬語千言，無從下筆，只好諄托素蘭轉致。便又想了一會，即將自己常常拭淚的那方羅帕，揀了四味藥另包了，將帕子包好，外面再將紙封了，交與素蘭，托他見了子玉面交。至明日，長慶即把琴言送到華府，公子又細細的打量了一回，心中甚喜，即撥在留書舍伺候。又領他到華夫人處叩見，華夫人見他弱質婷婷，毫無優伶習氣，也說了個「好」字，華公子是更不必說。琴言心上總是惦记子玉，也只好暗中灑淚，背地長吁。過了幾天，見華公子脾氣是正正經經的，沒有什麼歪纏之處，便也略覺放心。惟見了魏聘才，只是息夫人不言的光景，聘才也無可奈何，就要用計收拾他，此時也斷乎不能。

且說琴言臨行之際，所留之物托素蘭面交子玉。素蘭打算過幾日，請子玉過來，與他面談衷曲。

卻說子玉自五月內與琴言一敘之後，直至今日，並非沒有訪過琴言，但其中有多少錯誤。這一日天氣涼爽，早飯後到素蘭處，先叫雲兒問了在家，素蘭聞知甚喜，忙出迎進。只見房內走出兩人來：子玉看時，認得一個是王蘭保；一個是琪官，因多時不見他，即看了他一看。見他杏臉搗酥，柳眉聳翠，光彩奕奕，嫵娜婷婷，年紀與素蘭彷彿，身量略小些，上前見了。

子玉道：「今日實不料香啣處尚有佳客。」蘭保道：「這就是你的小姨子，你們會過親沒有？」子玉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那裡有這個稱呼？」素蘭道：「這個稱呼倒也通。」琪官也不好意思，便道：「靜芳不要取笑。」蘭保道：「這倒也不算取笑，你是玉儂的師弟，可不是他的小姨嗎？」子玉笑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說著遂各坐下。見桌上杯盤狼籍，似吃飯的光景，素蘭叫人收拾了，便親送一碗茶來，問道：「你今日之來甚奇，想必已經知道了。」子玉聽了又是不解，問道：「什麼事已經知道？我卻實在是不知道。」蘭保看著子玉道：「你倒不曉得？已隔了五六天了，就算你不出來，難道也沒有人對你去說的麼？」

子玉更覺納悶，卻思不到琴言身上來，說道：「我實在不曉得你們說的是什麼，我是不出大門的，這兩天又沒人到我那裡，如何曉得外面的事？」琪官笑了一笑，素蘭道：「你真不知道，我只得告訴你，你且坐穩了。靜芳、玉豔，你兩個扶住了他，待我再說。」子玉道：「香啣一向直爽，今日何故作這些態度？想來也沒有什麼奇事，故作驚人之語耳。」素蘭又把子玉看了又看，惹得蘭保、琪官皆笑。子玉看他們光景，著實心疑，便道：「香啣，你且說來。」素蘭又怔了一怔道：「說倒有些難說，有件東西給你一看就知道了。」子玉此時直不知什麼事情，只見素蘭從小拜匣內，拿出一個紙包來，像封信是的，簽子上頭又沒有字，包又是方的，接到手內輕飄飄，拿手捏捏，覺鬆鬆的似乎有物。便即撕去封皮，見是一塊白羅，像是帕子，心上益發疑心，即一抖，掉出四個小紙包來。蘭保等亦都走過來看。子玉拆開紙包，攤放桌上，卻是四味藥，又不認得。素蘭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藥？」子玉道：「我不認得。我且問你：給我看是什麼意思？怎麼你又不知道呢？」此時那三人都不言語，只管瞧著那幾包藥，子玉看他們也似不明不白的，心上便越發狐疑，便問素蘭道：「這包東西到底是誰的？你們講得這樣稀奇。」素蘭道：「不是我與你要這包東西，是你眠思夢想的那個人，臨別時留下，囑付我寄與你的，我當是有什麼要緊的東西，不曉得他就將天天所吃的藥包了些。這帕子他想你必認得，叫你睹物懷人的意思。」子玉一聽，心中老大一跳，一面看了看這羅帕，一面想道：「聽他如此說來，難道玉儂有什麼緣故？像是不吉的話。」如此一想更覺一股悲酸，從心裡走到泥丸宮，復轉將下來，竟透出眼鼻之間，已是涕泗淚瀾，忍耐不住，便索索落落的流下淚來。三人看了也一齊歎息。子玉見此光景，更不敢再問，倒像已經明白一樣，就把帕子拭了一拭，想道：「這藥想必臨終的時候吃的了，故寄與我看。」便覺萬箭攢心，手足無措，只得站起來到外間坐下，想要大哭幾聲，但在素蘭這裡究竟不便，只掩泣發怔。素蘭見此光景，倒悔自己孟浪，又想方才的話說得竟像玉儂死了，所以觸起他傷心，即忙出來，對子玉講道：「你且不必著急，還等我說。玉儂沒有怎樣，請進屋內坐下，候我細說。」子玉聽了便著急道：「香啣你有話就直說，別這麼半吞半吐的唬人，到底玉儂怎樣？」便又走到裡間來，蘭保、琪官看著他，也有些淒楚。素蘭道：「你細聽著這五月內的事情。」便一五一□的將魏聘才怎樣的來說，奚□一怎樣來鬧，他與蘭保怎樣的勸，怎樣的出主意，又怎樣的躲避奚□一，又怎樣的送進華府，臨行時怎樣哭泣囑付，又將不受身價並可靠假出來的話，細細的述了一遍，又安慰了幾句。

子玉聽了，知琴言尚在人間，心便放了一分，停了一停道：

「玉儂此去，也就如出塵離世的一樣。」便又滾下淚來，出了一回神，重把那幾味藥看了又看，只認得一樣是芍藥，其餘皆不認識，因對素蘭道：「玉儂寄這幾味藥，必有深意，但不知是什麼藥，你可叫人拿到藥鋪問明，叫他就寫在包上。」素蘭道：「說的是。」就要叫人，琪官道：「不用，跟我的人就認得，他在藥鋪裡當過伙計。」琪官即叫那人進來，把這四味藥給他認，那人看了，便說道：「這味是牽牛，這是獨活，這是芍藥，這是防己。」琪官拿起筆來寫了，卻想不出意思。素蘭道：「他離開了你，便是獨活了，我懂得這一味。」蘭保道：

「防己是防自己的身子，好叫你放心。那兩樣實在想不出來。」子玉含著眼淚道：「玉儂的心事全見於此，這芍藥一名將離，言進了華府是已經離了的。既離了，自然是獨活了。獨活在華府中，難道浮沉俯仰與眾人一樣？自然自己必定小心謹慎，刻刻預防，守身如玉。這牽牛沒有別的解法，必定是七月七日回來，約我來一見，是織女、牽牛相見之期了。」素蘭道：「是極，妙極，你猜的一點不錯，正是這個意思。玉儂的心思，與人不同，他若寫封信與你，猶恐被人看見；且萬苦千愁，也難下筆，倒不如這個意思好。若到七夕，你是必到我這裡來歇一天。我們進去，還要把你今日的情形，講給他聽，也不枉了你這一片苦心。」說說講講，三人殷懃勸的安慰，子玉也只好忍耐住了。琪官是與子玉初次盤桓，因見子玉的丰標，□分羨仰，怪不得玉儂心上只有他一人；又看他如此情重，正如新婦須配參軍，只可惜緣分淺薄，會少離多，始信蒼天之磨折人也。

又對子玉，把從前魏聘才同船，一路在舟中下作的模樣講了好些。忽又想起奚□一來，復咬牙切齒的罵幾句。素蘭讓子玉吃飯，子玉心緒不佳，便要早回，辭了一徑回去，車上便覺四肢不舒起來。

到了家中，見過顏夫人，便到書房躺下，自言自語，忽歎忽泣，如中酒一般。次日即大病起來，心神顛倒，語言無次，一日之內，哭泣數次。初時見有人尚能忍住，後來漸漸的忍不住。見了他萱堂，也自兩淚交流，神昏色沮的模樣。顏夫人當他著了邪病，延醫調治，甚至求籤問卜，許願祈神，一連□餘日，不見一毫效驗。一日之內有時昏憤，有時清楚，昏憤時糊糊塗塗，不聞不見的光景；清楚時與好人一樣。睡夢中嚙語喃喃，有時叫玉儂，有時喚香啣，有時大罵奚□一、魏聘才諸人。顏夫人□分著急，顏仲清、王恂三天兩日常來看視，心中雖是明白，卻也無法可治。二人商量，又不好對顏夫人講，只好婉言解慰而已。顏夫人每聽子玉睡夢之中，必呼玉儂二字，心上便疑心子玉在外有什麼勾當，便當玉儂是個女人，心有說不出的隱情；因又想子玉不常出門，出門必有雲兒隨去。一日便喚雲兒來細細追問，說：「你跟少爺出去，到底在些什麼地方？那玉儂是誰？還是娼妓呢，還是什麼樣的人？」雲兒起初不招，只說：「少爺出門，無非是怡園，及王少爺、史少年幾處，並沒有見個女人。小的如撒了謊，今天就活不

過。」顏夫人想道：「好好問他，他必不肯認。」遂命家人拿了板子，吩咐著實與我打著問他。雲兒見要打，只得跪下磕頭說：「實在是有一個小旦，名字叫作琴言，少爺常去找他，見了面，兩人也是哭的時候多，笑的時候少。就是五月裡，有一天說是到怡園徐老爺處，也是假的，就同了那個小旦，還有一個也是小旦，在東門外運河裡遊了半天，也是哭了半天。小的在船頭上，別樣話是聽不見的。前日少爺到了那個小旦家裡，那個小旦說起琴言進了什麼華公府裡去了，又把那個小旦給少爺留了一個紙包，小的卻不知道是什麼東西，少爺就在那裡哭起來。他們勸住了，回來就是這個樣子。小的沒有一句謊話。至於別樣的事，少爺是一點沒有的。」顏夫人聽了，口分有氣，便罵雲兒道：「你就該結結實實的打。為什麼不早告訴我，直到要打才講。若不看你還說實話，今日就活活打死。」喝退雲兒，心中便恨起這個兒子來，年紀輕輕的，就如此荒唐。若說為了一個小旦，何至於就害如此大病。越想越氣，欲要教訓他一番，又看他病到如此；且自己也四□歲之外的人，止此一子，今病到如此，即教訓也是無益。萬一因這一番教訓，再添了病，更難治了，莫若待他好了再說。左思右想，便請進李元茂來，問其底細。

李元茂道：「小門生沒同出去過，琴言不琴言，我也不得而知。我去年聽見魏老聘常常贊那琴言，世叔就有些留心。到今年正月初六，會館團拜那一天，世叔看了琴言的戲回來，又聽得他們說好，以後的事，小門生實是沒有見聞，要問魏老聘才曉得他們的細底。」顏夫人便叫門上許順，到華府請魏少爺過來有事相商。聘才卻不曉得是這件事，近來與子玉頗覺疏遠，竟有一個多月不來。今聞顏夫人相請，道是有些好事與他商量。隔了一日，便服御輝煌的出城，到了梅宅，見過了顏夫人。見顏夫人臉上似有憂悶的光景，聘才先問了江西的近況，可有家信回來；又問起子玉，並說場期將近，今年一定高中的這些套話。

講了一回，顏夫人道：「子玉得了一個異樣的病症。」便把病的光景說與聘才聽，又將雲兒、元茂的話也說了，便說：「小兒與這琴言到底有什麼緣故？」聘才聽了便覺得有些躊躇不安，良心發動，臉上露出愧色。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去年小姪進京，是搭了一班戲子的船，內中有個小旦叫琴言。今年團拜這一天，卻好見著他的戲。後來世兄不知怎樣認識的，聽說在怡園打燈謎時認識的，又贈了一張琴。小姪是個粗人，搭不上這一般的文人。其中怎樣熟識，怎樣交情，小姪卻不曉得。世兄常往來的那一班公子，伯母也都知道，其中的深情，他們必知，伯母何不問問他們。」顏夫人道：「此時那個琴言呢？」聘才道：「琴言前在怡園學了什麼新戲，為華公子賞識了。」說到此處，又半站起來說：「小姪受老伯與老伯母的厚恩，實在感激不盡，知道世兄是為這個小旦害成了這一場大病，荒廢詩書，糟蹋身子，所以倒設法懇憑華公子買他。不料事有湊巧，有個姓奚的，為琴言在那裡鬧起來，要收拾他們。琴言的師傅害怕，不得主意，小姪因又勸他，於前幾日已把琴言送進華公府了。琴言既進了華府，一時是不能出來的。小倒心中倒覺喜歡，從此世兄倒可以杜絕了這片心，可以作些正經事，不然也為這個小旦所累了。」顏夫人聽了便怒上心來，頗恨子玉不成人，弄這些笑話出來，心上反感激聘才，先與聘才道了謝。又說道：「你兄弟如今病到這樣，看來必是為這個小旦；睡夢中胡言亂語，忽哭忽笑，口口聲聲只叫玉儂，自然是為那個小旦進了華府的原故。你兄弟雖沒出息，但我跟前就是他一個，設或有些長短，他父親回來，叫我何顏相對？世兄你是明白能辦事，怎麼想個方法將他醫好才好。」聘才搖搖頭道：「此事甚難，從來說心病還須心藥醫。小姪是知道府上規矩的，難道伯父大人肯許他出去鬧嗎？」顏夫人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我豈肯縱容他出去鬧小旦，就算我溺愛，也斷不至此。我聽雲兒說他與小旦見面也只是哭，小孩子不知什麼意思，諒來沒有別的緣故，或是他們有些緣分也未可知。我想如今他眠思夢想的，總為著那個小旦。你既在華府裡，你可想個法子，叫那小旦出來安慰安慰他，或者就好的快了。」顏夫人說到此，便已滴下淚來。聘才繃著眉，也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偏偏遇著這個人又是不順人情的，況是二百銀子一個月的工食，如何能叫的出來？」

顏夫人問道：「怎麼就要二百銀子一個月？這個人想來是個活寶了。既然這麼要錢，你兄弟是沒有錢的，怎麼又認識他呢？」

聘才道：「琴言原不要錢，他師傅是非錢不行。小姪方才細想了，斷無法子弄他來，必要和他師傅商量了，事方可行。他師傅又不肯講白話的。」顏夫人道：「他師傅是怎樣的？」聘才道：「難說話的很，在錢眼裡過日子，要和他商量，除非多許他錢，尚不知他肯不肯。他怕得罪了那邊，一年得不了這兩千四百頭就難了。我看這個東西要和他講白話，是斷斷不能的。」

顏夫人聽了這話，似乎要花些錢，便道：「只要把他叫得來，就給他錢也不要緊，但不知要用多少？」聘才道：「小姪再去見他講講看，總之小姪再沒有不盡心的，先請伯母大人寬心。」

「說著起身告辭，顏夫人又含淚道：「多費世兄的心，此刻我也不說什麼了。既然如此，請你今日就去。如來得及，今日就賜一回信更好。」聘才答應了，即便告辭出來，看了看子玉。子玉見了聘才，雖在病中，卻未忘前事，便合眼裝睡，沒有理他。」

聘才與元茂略談幾句，即便出來，一徑回華府，到自己房中坐下，細細的想了一回，沒有主意。即來找珊枝，把方才顏夫人托他話，都說與珊枝，又加上些話。又說我與這個兄弟是三代世交，且我這梅老伯母，止他一子，人極聰明，相貌生得也極齊整，你只當行好事，怎麼成全成全他。倘能醫好了這個病，我也感激你不盡。」珊枝道：「我有什麼法子？只好稟明了公子，說你說的，叫他去看一看就是了。」聘才連忙搖手道：「使不得，公子的脾氣，咱們還不知道；如此說非但不肯，大家也不好看，須得另想個法子。」珊枝道：「你有法子你就行，我是不管這些事的。」聘才聽了此話，便深深的一揖道：「好老三，好兄弟，你若成全了這件事，我叫我那兄弟送你兩匹新花樣的好庫紗。」珊枝被聘才再三求不過，躊躇了好一會，又觸起自己的心事來，便說道：「明日叫他去看就是了。若問起來，我自有話說，不說你就是了。」聘才聽罷，笑逐顏開，深深的一揖，道了謝。因看天色尚早，即坐車出來，見了顏夫人，故作許多為難的光景，說：「他師傅依是依了，但是要給他二百銀子，他才肯去叫他出來；他又說怕一叫出來，那府裡不要了也未可知。若不能進府時，那就不好說話。只怕他就要照樣要起二千四百銀來。據小姪看來，此人實在刁滑可惡。把他痛痛說了一頓，他才有些害怕，說：『後來進去不進去，不關事，但此刻之二百兩是不能少的。不然，我擔了這個不是，一個錢不到手，又何苦作這險事。』」顏夫人聽了，心痛兒子，只得依他，便道：「明日就叫他來，就依他給他二百兩銀子就是了，以後的事情只好再說。」聘才見入其彀中，甚為歡喜。告辭出來，到了綢緞鋪，拿了兩匹好紗，次日送與珊枝。

你道珊枝是什麼意思，敢作主意叫他出來？原來琴言剛進來半月光景，連華夫人都疼他，時常賞他東西。又常說：「這孩子老實，不像個唱戲的。」因此珊枝便動了酸意。想道：「我進來了三年多，也算第一分的人，他才進來幾天，就這麼樣。」

腦袋又好，將來不要把我壓下去。」如此一想，便要設法擠他。今聽聘才的一番話，正好立主意，因此就應許他，便到了留青舍與琴言說知。琴言一聽就是眼淚汪汪的，說道：「怎麼庚香就病到如此，林哥你真能叫我出去，他家果真要我去看他嗎？」

珊枝道：「我無緣無故的，哄你作什麼？你只管放心：半天之內公子也不下來。即使叫你，我與你說，告假回去看師傅的病去就來的。公子若不說什麼，很好；要是說什麼，我自會答應。可有一層，你去只管去，可要早些回來。再者，你今既去，千萬把他的病治好了，再去第二回，可就難了。」琴言紅了臉不言語，心中卻也甚感激珊枝，我進來了倒全仗他照應，且能叫我去看庚香，以後倒不要忘了此人。珊枝走後，琴言想來想去，就把聘才的仇恨也就淡了，說這件事也虧他。

是日無話，好容易盼到天明，恰好又天從人願，華公子身子不爽快，在夫人房裡不出來。琴言便更放了心，忙忙的吃了飯，來找珊枝，說：「怎樣出去？我是不認得路徑。」珊枝道：「你同魏師爺出去，他們就不好問什麼；就使他們有話，也傳不到裡頭去。」琴言只得折口氣來找聘才，聘才見了心中甚喜，臉上卻裝了冷冷的說：「你去只管去，要謹慎些。將來鬧穿了，可別說我同你去的。」琴言答應了，即同聘才一重一重的出去，把門的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，見了聘才同著，卻不敢問。

出了大門，即叫琴言坐在車裡，放下車簾，自己跨沿，四兒坐在車尾，不多一刻即到了梅宅。聘才也不候通報，同了琴言一直到了書房。許順見了甚為詫異，卻又不好攔阻，也跟了進來。顏夫人正在盼望，見許順進來，似欲回什麼話似的，顏夫人問：「有什麼事？」許順說：「魏大爺同了一個人，到像個唱戲的似的，小的不敢不回。」顏夫人道：「我知道，快請進來。」許順去請，只見聘才同著一個五六歲的孩子進來，不看也不覺得，細細一看，把顏夫人吃了一驚，倒像是那裡見過似的，忽然想起很像他未過門的媳婦瓊姑模樣。心中暗暗稱奇，說：「我常時聽戲，見過無數的小旦，不過上了裝像女人模樣，下臺時卻沒有細看過。今見

這琴言玉骨冰肌，華光麗質，其尊貴的氣象，若梳了頭便是個千金小姐的身分。就是這本來面目，也像個宦家子弟，俊雅書生，恰與自己兒子生得大同小異。本來原有怒氣，想說他幾句。及至如今見了，不覺生出笑容來。

琴言一進門時，原為子玉病重，出於情所難忍，故不顧吉凶禍福，也拼著顏夫人罵了幾句。而且聘才在車上，一路上說了些利害話，心虛膽怯，只得戰戰兢兢上前，見夫人磕了一個頭起來，低頭傍立。顏夫人叫近前來，又打量了一回，即請聘才坐下。顏夫人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去年幾時到京？怎麼認識我們少爺？又怎麼樣相好？你實對我說，我不難為你。」琴言見夫人顏色和霽，便略略放心，眼含雙淚，講了兩句，卻含含糊糊。夫人知他害怕，便安慰他道：「你不用害怕。這是我兒子不好，他來找你，不是你找他的。你只管放心，我決不難為你，你卻不可支吾，快些直說。」琴言停一停，只得說道：「小的是蘇州人，去年冬天到京，在聯錦班。因為父母雙亡，族中的叔母，將我賣出來的。今年正月初六日，在姑蘇會館唱戲，是頭一回見少爺。不知是怎麼緣故，倒像從前認識的一樣。到元宵那一日，小的到怡園徐老爺家看燈，看他們制些燈謎，內中小的最愛那『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』那個燈謎，徐二老爺就把一張瑤琴，作了這個燈謎的彩頭，說有人猜著了，我就請他來與你相見。這日剛剛是少爺猜著。過了兩天就請了少爺來喝酒，叫小的來伺候。自從那一天才認識。第二次是素蘭邀遊運河，陪了半天。就這兩回，這是句句實話。夫人不信，只管問魏師爺。且少爺出門，夫人是曉得的。」話未說完，便止不住流下淚來。聘才道：「這都是實話，真真沒有見過三面。」顏夫人聽了，心中不解，所以又看琴言神氣，實在可憐，心中想道：「怎麼半年光景，就見過兩面？」便問道：「你的話自然句句是真的，但是少爺現在，心心念念就是惦記你，你自己想必明白。」琴言道：「夫人這樣恩典，小的敢不實說？實在也奇，非特我像從前見過少爺，就是少爺見了我，也說是好像從前認識的，就覺見面時，也是一家人似的，彼此也說不出緣故來。」顏夫人笑道：「聽你這一番話，卻真也奇，我實在想不出來。但如今少爺因為你進了華府，病到這個樣兒，我所以叫你來，你怎麼寬慰寬慰他，能夠叫他好了，我不但不怪你，還要賞你呢。」琴言聽了更覺酸楚，只不敢哭，惟嗚嗚咽咽的說了一句，卻不分明。顏夫人見此光景，倒反可憐，就請聘才同琴言到子玉房中來，自己與聘才在外間坐著，看他們所說何話，怎樣情景。那許順也直站到此刻，方才聽明少爺的病源，也跟到臥房中細聽。不知琴言怎樣醫好了子玉之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